

# 李白、王维、苏轼、徐霞客…… 他们才是City Walk 的 “高级玩家”

文/钱嫣

当代人对生活方式的探索,是无休无止的。一种叫City Walk 的旅行方式又“出圈”了。

何为City Walk? 社交平台上有条解释: City Walk 起源于英国伦敦的“London Walks”(伦敦漫步),转译成中文便成了“城市漫步”,它是指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随意漫步,路上遇到绿灯就直行,遇到红灯就拐弯,到了路口不知往哪走,就猜拳决定往左还是往右,也被戏称为“瞎溜达”。

不用做攻略,没有既定的线路,用一路行走来感知一座城市,用慢下来的脚步去寻找惊喜,这样的慢调旅行自然是惬意且随性的。一个转弯,或许会遇到一家热气腾腾的小饭馆,一个嵌在墙里的咖啡馆,一间没有名字的书屋……就像是开一张地图“盲盒”,你永远不知道等待着你的下一个惊喜是什么,但只要走下去,就会一直发现不同的风景。

小红书上,关于City Walk 的笔记有几十万条,有各个城市的遛弯胜地推荐,也有教你避免踩坑的路线,这股城市漫步的风潮似乎是一夜之间就被掀起了。董其昌一定不会想到,他的一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这届年轻人中又有了新的解构。

然而,在交通不便、相见时难的古代,早就有了City Walk 的雏形,更确切地说,应该叫Country Walk(乡村漫步)。Country Walk 的参与者们,在各地游历“打卡”,并留下了无数代表“到此一游”的名诗佳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才是City Walk 真正的“高级玩家”。

玩家代表:李白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

——出自《长干行》

据统计,大名鼎鼎的“驴友”李白,先后去过206个州县、80多座名山,足迹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他曾四度来到南京,壮游金陵,遍游钟山、北湖、凤凰台、冶城、白鹭洲、劳劳亭、长干里等名胜古迹。

漫步于店铺林立、人流熙攘、民风淳朴的长干里,李白看见小巷里两个天真无邪的孩童,无忧无虑地玩耍嬉戏,便诗兴大发,千古佳作《长干行》一气呵成,成语“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也出于此。

当他第一次登上凤台山,望见巍峨的钟山,俯瞰秀美的秦淮,耳边传来瓦官寺隆隆的法鼓,年轻的李白提笔写下了气象雄浑的《登瓦官阁》:“晨登瓦官阁,极眺金陵城。钟山对北户,淮水入南荣。漫漫雨花落,嘈嘈天乐鸣。两廊振法鼓,四角吟风笙。”

从四川江油的匡山,到汉中眉县的太白山;从江西九江的庐山,到安徽池州的九华山,李白一路浪漫神游,留下名篇无数。

玩家代表:王维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出自《终南别业》

少年得志却仕途坎坷的王维,晚年潜心修佛,在终南山脚下寻得一住处,兴致所至就独自出门,寻幽探胜。

较之李白,他的walk 要更随性,在终南山里漫无目的行走,目之所及,耳之所闻,皆可自我陶醉和欣赏。即便走到了山穷水尽处,也欣然席地而坐,看风云变化,品云卷云舒。偶然遇到个把山间的樵夫,和他们谈笑聊天忘乎所以,甚至不记得回家的时间。

一个秋天的傍晚,当他漫步山林时,又被眼前的幽美景色吸引,便成了他笔下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喜欢独游的王维,还邀约好友裴迪:“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跟着他随便走,总能寻得一份自在悠闲。



玩家代表:苏轼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饮湖上初晴后雨》

两任杭州的苏东坡也是个旅游达人,几乎每到一处都要“打卡”发个“朋友圈”。多少人就是冲着这首《饮湖上初晴后雨》,千里迢迢赶来杭州欣赏“西子美人”。

从26岁入仕到66岁去世,一直在宦海中沉浮的苏轼,大半辈子被贬谪。然而,一路遭贬,一路游历,也留下了一路诗文。

来到庐山,他一口气写了五首诗,其中就有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上任密州,来到荒天野地里狩猎,不曾想全城百姓倾城而出陪同随行。苏轼被热烈的场面所感动,青年时立志报国的豪情被再次激发,挥笔即来气势恢宏的《江城子·密州出

漫漫雨花落,嘈嘈天乐鸣。  
两廊振法鼓,四角吟风笙。

——《登瓦官阁》



俞钦洋 画

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即使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那偏远破败的小镇上,苏东坡也要呼朋唤友,去三国赤壁古战场走一遭。于是乎,又吟下一首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乱石穿空,惊涛拍岸”。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即便是匆匆过客,他也绝不辜负每一处风景。

玩家代表:徐霞客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生平只负云小梦,一步能登天下山。

——《漫游黄山仙境》

“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明代徐霞客绝对是把City Walk 做到了极致的人。

徐霞客几乎没有什么旅行装备,仅凭“一奴,一仗,一襦被”,徒步远足三十

余载。饿了就在山林里找野果子吃,天黑了就睡在船上或者山洞里。

最初,他只是“周边游”,去雁荡山、天台山,探明它们的具体位置。后来,开始了“出省游”,去爬黄山、庐山,甚至溯源长江。当看到黄山上的奇松怪石,山顶上的云海翻腾,他写下了“登黄山,天下无山”的名句;游历贵州,被黄果树瀑布那壮观的声势所倾倒,赞叹道:“捣珠崩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空,势甚雄伟”;看着滚滚东逝的浩瀚长江,又不禁感慨:“江之势至此而大且尽也。生长其地者,望洋击楫,知其大,不知其远。”

他简直是一个用生命在旅游的人,登悬崖,走戈壁,经常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有时候还会遇到强盗。虽经历千难万险,也要览尽天下绝色,直至双腿俱废。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的岁月里,才子佳人们的旅游“打卡”方式既高级又走心。眼是镜头,心做底片,文以载情,这才该是City Walk 的真谛所在。

## 老汪说宋瓷

# 中国陶瓷史 半部在浙江

文/图 汪少一

开栏语:

宋瓷是中国陶瓷史上的华美乐章,是宋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杭州的两座南宋官窑驰名中外,是中国陶瓷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地。萧山八千年的制陶史、制瓷史,对宋瓷、对南宋官窑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汪少一,致力于杭州城市建设工地所出瓷片的收藏与研究,坚持18年,对宋瓷有着独到的认知。今起,本版特开设“老汪说宋瓷”栏目,听听他对宋瓷的体会与感受。



问世间陶为何物?直叫人世世代代去追寻。

浙江八千年的文明史,制陶、用陶、欣赏陶,一直是浙江文明史的一部分,而且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

萧山跨湖桥文化,是独木舟文化,也是用火把泥烧成器的陶文化。徜徉在萧山跨湖桥博物馆或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展陈的跨湖桥古陶器面前,我们常常被它庞大的器身、丰硕的肩部震撼不已,尤其是它挺拔的领口,让我们在五千多年后的春秋战国时期,从进化茅湾里印纹陶器物上仍然能够看到它传承的影子。

当历史走到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上面稚拙地划着一头猪的黑色椭圆形陶器,常见于历史或艺术类的教科书上,这件器物或许从此界定了人与猪的关系。

距今五千年的良渚文化,是玉文化,也是陶文化。良渚和临平河道里所出的良渚残器或陶片,那上面黑如金鸡鞋油的一层薄薄的陶衣,是怎样烧成的,至今仍是谜一样的存在。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距杭州不远的德清县火烧山、亭子桥原始瓷窑址的每一次考古发掘,都有让人震惊的发现。这个时候尚处于原始瓷阶段的器物,其造型跟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让人一看就是一脉相承。

当汉代登场时,余杭义桥村考古发掘的古陶瓷器物,让人们看到,这个时候的陶器与以前大不一样了,上面开始上釉了,再称它是陶器吧,就有点勉强了。说它是别的吧,又没有合适的称呼。

正当人们为难的时候,东汉到了晚期,上虞的青瓷出现了。从此,中国从持续了六千年的陶器时代进入到延续至今约两千年的瓷器时代。

瓷器与陶器的差别,简单地看,瓷器有釉,陶器无釉。朝深处说,其质地也有不同,瓷器的质地坚实一些,烧成的温度要高一点;陶器质地松散一些,烧成温度也低一点。

那只标志着中国陶瓷史从陶器时代迈入瓷器时代的青瓷罐,这次也从浙江省博物馆原西湖文化广场馆区,搬到了之江馆区。

当越窑翻开瓷器时代的序章时,萧山一直没有闲着。萧山也从轰轰烈烈“周朝天子八百年,个个山头生窑烟”的印纹陶时代,丝滑般地过渡到瓷器时代,并成为青瓷的发源地之一。

青瓷一出世,就惊艳了世人的目光。从东汉创烧,一路高歌,直到南宋一直延续着高光表现。其间,越窑上林湖周边的秘色瓷,曾成为陶瓷史上的一段谜案。直到陕西法门寺地宫的账物碑被解读,才平息了秘色瓷产地之争,

秘色瓷成了中国从西到东众多窑口想争也争不走的東西。

其间,越窑的辉煌也影响和带动了龙泉窑、婺州窑的发展,形成了阶段性的齐头并进的局面。

难怪,在中国陶瓷界有约定俗成的“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之说。



杭州望江门工地早年间所出南宋官窑瓷片